

雙  
橋  
隨  
筆

五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葵

謄錄監生臣龔果

謄錄監生臣周丕

欽定四庫全書

雙橋隨筆卷九

鳳縣知縣周召撰

世人喜談風水每見鉅公名流以及村氓市叟所至皆然惟余不自揣竊以為非然所謂獨拍無聲徒來一握為笑耳已聞蘭江祝子堅先生所見畧同余雖未嘗登其堂讀其文而神交已久往往依之以自壯焉茲見唐翼修曾遺一札於子堅謂其集中有大闢風水篇急宜

刪去恐以不純之文而為萬世之口實余竊思之翼修  
與子堅相得厚且深欲其文之無疵而可傳於後是也  
而謂其大闢風水之言適足以為累則非也翼修之言  
曰風水之說非後代始周公美公劉則曰逝彼百泉瞻  
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覲於京又謂既景乃岡相其陰陽  
觀其流泉使堪輿果非信則隨地可居公劉何必既瞻  
而覲而相而又觀之周公何獨據此以美之乎國風升  
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美衛文公徙居

楚邱詩也使堪輿果無據則隨方可宅衛文何必既升  
且望而且景哉詩人何獨據此以美之哉又曰文王遷  
豐武王遷鎬王業由之以大不然文武固愛民惜財者  
何忍為此勞傷事哉噫嘻翼修之說公劉衛文二詩若  
此所論大武都豐都鎬之謀又若此其溺於世俗之見  
而誤窺聖人之心可謂甚矣余雖固陋請為子堅辨之  
今夫儒者之惡堪輿家豈以世之建都立邑構室為瑩  
一切宜任運為之而絕不當有經營圖度之事參於其

間哉蓋地之為地有陰陽南北之位焉有高下險易之  
形焉有剛柔燥濕之性焉有寒溫肥瘠之體焉倘如書  
中所云隨地可居隨方可宅而無事於瞻之觀之相之  
觀之而且升之望之景之則雖置之於汙坻幽壑箐莽  
榛荆腥嵐毒霧攢峯飛瀑風饕雨虐中鼉鼉魚鱉之與  
親而豺狼狐兔之為類而皆可以不計乎恐無是理也  
竊謂作詩者之美公劉衛文以為建邦啟宇必先定其  
規模而後從事焉因喜其位置向背之咸宜與水土風

物之皆善而歌之咏之非如後世之尋龍步脈所謂八字四元荒唐謬妄之談可以致福利而庇子孫也翼修又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王業由之以大云云果若斯言是以周家八百年過歷之天下其得力全在於風水而后稷以來積功累仁之效皆不足道矣況文武視民如傷者也徒以欲大其王業而一旦不愛民不惜財至於勞傷而不顧此與莽操之心腸何異且不聞南宮邊子之折辛欒乎

見說苑至公篇

曰昔武周之卜居成周也其命

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  
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之卜居曲阜也其命龜  
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是可以知武  
周之心矣又不聞武成之言乎曰惟先王建邦啟土公  
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克  
成厥勲以撫有方夏予小子其承厥志當是時一戎衣  
天下大定矣所謂垂拱而天下治矣更何所未慊而謀  
再徙以圖之至於勞民傷財而不顧乎此可以知武王

之無心擇地矣且以文王之服事殷也三分有二而不  
敢少改人臣之節故孔子以至德歸之至於甲子之役  
而武王已及暮年矣止以天人之交迫不得已而後應  
之是豈有心於得天下者而謂王業皆以遷豐遷鎬而  
後大以文武之聖而其處心積慮顧如是是蓋必無之  
事也由是觀之文武之遷豐遷鎬也以為不知王業之  
由此而大無心得之是周之有天下德所致天所命人  
所歸也於風水無與也以為豫知其業之由此而大而

有意圖之是周之有天下人所謀也風水之力也與其家世德無與也天命人心亦無與也此於風水之說則張矣顧何以白文武之心於天下後世哉故余以為翼修之說詩溺於俗尚之陋而誤度夫聖人之心也夫喜遵村市中惑人之技而坐聖人以奸雄營算之所為此尤尚論者之所不忍也余所以不得不代為子堅辨且為二聖人辨也錢日礎先生曰子堅風水說引據鑿然但有五經不談風水之語故翼修即以五經折之余不

自揣而又即以五經折翼修未知不至深訝否竊謂吾輩既讀聖賢書所言所行必取裁於五經四子而後定而五經四子中實無談及風水者若夫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之言見於繫辭此聖人用易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事其道甚大其理甚正堪與何技而乃引此以為証乎余以翼修此語為尤非敬再質之而并以政於日礎先生以為何如

凌與三評陳大士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文云翦商

肇跡乃後人推算之詞耳古公遷岐正高宗中興之年  
從何處可萌鼎隧之心光武初念不過希作執金吾孟  
德亦止望作一司隸校尉耳况賢侯之克鍾聖子神孫  
而敢有非分之覬覦耶此言可証唐君之誤附錄於此  
漢書藝文志有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陰陽二十  
一家三百六十九篇神仙十家二百五卷似有取於異  
端邪說而然者然其論道家也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  
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

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理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其論陰陽家也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其論神仙家也曰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

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  
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其立論若  
此豈如後世之文人學士悖聖教而溺淫辭如飲狂藥  
而不知其醉者哉

古今所傳神鬼仙佛皆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類當如  
坡公所謂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而世人好怪皆以  
為真如東方朔者班孟堅所謂滑稽之雄耳載其事於  
傳中最詳又慮後世之人之易惑也故傳後云世所傳

他事皆非也又贊後云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  
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炫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竒  
言怪語附著之故詳錄焉讀孟堅此語知喜崇怪誕在  
當時已然至於後世而日甚如屠緯真儒家者流而其  
贊朔也亦有濯衣紫海食桃崑崙等論在他人又何足  
怪

世之鼓樓曰譙樓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  
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

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烏烏者皆難字之由聲耳所以使人昏曉之間燕息之際聞之有所警發也此見於明胡公儼譙樓畫角三十六弄記夫子建魏之公子又七步八斗才也乃為此警切之語而起家保家之難尤非處豪華雄貴之地之人所能諳者世間紈袴纖兒恃父兄之庇稍充衣食輒至如痴如騃昏昏醉夢中不知自醒讀此曲可以知警